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好兒女

奧斯特洛夫斯基原著

劉錦濤改寫

上海錦章書局出版



目錄

第一回	圖謀不軌地主通敵國	摧殘革命神父試屠刀	一
第二回	工匠還鄉主持革委會	司機獻計智取軍火車	二
第三回	小施伎倆英雄擒警察	大逞兇焰狗腿殺工人	三
第四回	連聲汽笛匪徒驚破胆	一條水管火夫建奇功	四
第五回	堵塞煙囪莫愛德施毒	鑽通洞窟安得華救兄	五
第六回	寇敵窮途狼狽賣軍馬	志士奮起慷慨誓雄師	六
第七回	波蘭匪幫退守火車站	工人部隊大戰伏獲城	七
第八回	移禍東吳黨人遭挫折	掃穴犁庭育共逞英豪	八
後記			九
本書重要人名簡表			七〇

第一回 圖謀不軌地主通敵國 摧殘革命神父試屠刀

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，世界大戰的局勢，立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。英法等資本主義的國家，爲了利害上的關係，雖非打倒德奧集團不可，但是，又怕德奧的勢力一旦消滅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潮流，將如狂風暴雨一般，伸入歐洲，把資本主義的老巢，沖洗得一乾二淨，自己也將是掉在河裏的泥菩薩，從此完蛋了。所以當着奧匈帝國開始動搖，德奧集團就要垮台的時候，法國的侵略者們，便主使波蘭及烏克蘭等地的封建貴族，地主惡霸，暗中組織一些反動武力，準備在德軍撤走，紅軍未到的當兒，羣起揭亂，宰割俄國的西南邊陲，建立各種各色的傀儡政權，給歐洲的侵略國家，打下一塊進攻蘇聯的前進基地。本來那些貴族地主之流，也深怕革命勢力向西推進，解放了當地農民，鏟除了他們的剝削制度，於是也就甘心投到帝國主義者的懷抱裏，做它們的看家之狗，從此背叛祖國，跟人民爲敵了。這是後事，且聽在下慢慢道來。

話說一九一八年的秋天，一個並不晴朗的早上，莫愛德上校正走進法國參謀本部的大門，聽見有人從背後叫道：『莫上校，部長找你呢！』莫愛德聽說部長找他，心中一怔，暗想：『昨夜偶然和同事出外胡鬧，睡得太晚，今早遲到一點，怎麼偏偏碰着長官有事？』連忙戰戰兢兢，走進部長的辦公室去，不料部長對於他的遲到，不但不打官腔，反而客客氣氣，把他拉進隔壁房裏，相對坐下，低聲笑道：『莫上校，我想你這幾

年，不會離開過巴黎，恐怕住也住得膩了，你有沒有意思，回到貴鄉去，看看寶眷？」莫愛德聽見部長的談話，閃閃爍爍知道其中定有文章，趕忙陪着笑臉，答道：「部長，敵鄉伏梭尼亞，正在俄國邊陲，自從德奧聯軍佔領以後，一向不會撤退，卑職現在當了貴國的軍官，已是有鄉歸不得的人了，怎能回去？」部長笑道：「上校，你還有所不知，我剛接到軍事情報部的報告，德國已經打敗了。」莫愛德詫異道：「這幾天，前線明明還有大戰，部長却說德國已經打敗，是什麼意思？卑職聽不大懂！」部長笑道：「不錯，在軍事上，德國人也許還能支持一時，不過在經濟上，他們已經精疲力竭，不能掙扎下去了。根據我們最近的情報，德奧兩國之中，工人起義，士兵叛變，企圖推翻凱撒政府的統治，即在柏林漢堡那變大的都市，也常有暴動，這就是說，德奧的後方，已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，人民沒有飯吃，士兵不願打仗，任憑凱撒政府有三頭六臂，烏克蘭的糧食牲畜豐饒無比，也克服不了今後的困難了。可是，上校，照你看來，假使德奧一旦投降，德軍退出烏克蘭之後，貴鄉最可能受到的威脅，你說是什麼呢？」莫愛德是個非常伶俐的人，對於部長言外之意，早已猜中了幾分，便大胆說：「據卑職看來，假如德國軍隊一旦退出俄國，烏克蘭最可怕的威脅，沒有比布爾什維克革命更利害的了！」部長聽了，高興得叫了出來，輕輕的拍了一下大腿，說道：「正是正是，你也看出來了！德國人一走，他們目前佔領的地方，就會立刻落到紅軍的手裏，那個時候，貴鄉真是不堪設想了！」莫愛德道：「部長的話，一點不錯，不知今天有什麼吩咐沒

有？」部長笑道：「哦，我不是說過了嗎？假使閣下有意回家一趟，那麼我們不妨談談。」莫愛德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說起來，舍弟莫斯泰伯爵，也是奧國的軍官，現在他的部隊，正在基輔駐紮，跟駐紮敵鄉的德國軍隊，大概是有聯絡的，卑職回鄉活動，他可包庇一下。」部長笑道：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想不到賢昆仲兩人，都當了外國軍官，真是難兄難弟，不過你總算沒有跟你的祖國打仗！」莫愛德聽見部長語中有刺，不免有些慚愧，連忙用話岔開，說道：「他的投効奧軍，原來不是本意，不過他的莊園都在加里西亞，要不是這樣做法，奧國政府就要當作敵產來處置了！」他雖然說了這麼一套，來替弟弟辯護，可是始終覺得爲家叛國，不是道理，馬上微微的漲紅了臉。幸而部長並不注意這些，繼續說道：「關於各種活動費用，你可不必担心，就是軍火一項，也可用記賬方式，由我們源源接濟，待你有了辦法，打開了局面，我們還可加派一兩千名少壯軍官前去，助你建立一枝強大的反共部隊，你看怎樣？」莫愛德聽見既有經費，又有軍火，心裏高興，自不用說。即道：「如果這樣，卑職真是感恩不淺了！」部長說：「彼此都有益處，只要你好努力，你的前途，是沒有限量的！」說着，二人同時站了起來。當日莫愛德辭過部長，復去各處聯絡一番，並且備辦了路上必需的用品，才回到寓裏，扮成一個請假回家的士兵，晝夜兼程，悄悄趕回烏克蘭活動去了。

讀者也許不明莫愛德究竟是個什麼人物，法國政府又爲什麼這樣看得起他，現在且待在下乘他回到家鄉之前，介紹幾句。

原來烏克蘭有個莫姓的巨族，因為祖上有功於皇室，取得了伯爵的封號，就在伏梭河上，建築了一座堅固的石堡，幾百年來，子孫相傳，都憑着種種的封建勢力，慘無人道的剝削農民，那時不但田連阡陌，就是遠在華沙和加里西亞等地，也有他們的莊園了。這個巨族的頭子，名叫莫格利伯爵，也就是莫愛德伯爵的父親。莫格利的老妻早已死掉，留下三個寶貝兒子，都已長大成，襲了爵位。莫愛德是他的長子，早年畢業了軍校，就供職於俄皇的御林軍中，憑着兩塊金色的肩章，和祖先傳下的孽錢，在聖彼得堡的交際場中胡混，結識了一個貴族小姐，名叫柳維絲的，娶以爲妻。那柳維絲倒也很能幫得丈夫的忙，所以十多年來，莫愛德得到裙帶之助，青雲直上，不但官至上校，即俄皇政府裏面的達官貴人，也把他看作後起之秀，時與交往了。世界大戰發生以後，俄皇見他長於交際，派他做軍事代表，前往巴黎，和法軍總部常川聯絡，他便乘機把妻子送還烏克蘭原籍暫住，單身跑到巴黎去，不但躲避了一槍一刀的戎馬生涯，反而實實著著的享了幾年清福。但是好景不常，俄皇政府給革命推翻之後，他也變成爲一個塞外的難官了。可是，莫愛德究竟是個善於鑽營的人，看見俄皇政府既被革命推翻，便索性請求加入法國軍籍，恰巧法國政府當時也想收容一些俄國的落魄貴族，以爲將來破壞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工具，樂得把他安插到法軍總部裏去，當個閒職，從此他就搖身一變，當起法國的上校來了。莫格利兩次子，便是莫愛德前面所說的莫斯泰。他在社會上雖然不及哥哥那麼風頭十足，倒也娶了一個非常富有的妻子。她是一個富商的女兒，芳名叫史

蒂芳，現在也在烏克蘭原籍，和柳維絲住在一起。莫格利的幼子名叫莫烏拉，年已十八，尚未成家，終日遊手好閒，不務正業，不在外面恃勢欺人，便在家裏跟女人們廝纏。這真所謂一門三傑，官府見了他們，也得害怕三分，老百姓更不用說了。至於老莫格利，就更厲害了。貪財好色，刻薄寡恩，他祖先遺存下來的不良品性，可說件件俱全。他已那麼大的一把年紀，仍舊不肯安分，看見女管家傳蘭琪，還有幾分姿色，便叫她搬到家裏居住，侍候自己。不久他的丈夫知道了這事，前來跟他理論，恰巧那時莫斯泰已隨敵軍回到本鄉，在「警備司令部」裏做事，看見那個不識好歹的青年闖上門來，跟父親爲難，便立刻把他拿下，當作不守紀律的士兵，給予一個「酗酒滋事」的罪名，送往前線，充當砲灰去了。可是那個青年到了前線，究竟怎樣，下文還有交代，現在暫時不提。且說那年莫斯泰在本鄉駐紮，約莫三四月光景，便接到上級命令，調往基輔，當他臨走的前一天，特別把他父親，介紹給一個前來接防的德會，名叫莊年堡的。他原是一個騎兵中隊的隊長，但因負擔警備全城的責任，大權在握，簡直就是本地的土皇帝了。適遇莫格利是個善於奉承的人，乘機請他搬來自己家裏居住，藉以傲視一切，而莊年堡也是貪愛享受，看見莫格利屋裏陳設富麗，地方舒適，真是求之不得，當天便和一個名叫史睦德的上尉，帶了一名勤務兵，把行李搬了過來，從此以後，每天共桌吃飯，談談笑笑，早已沒有敵我之分，彷彿就是自己家人一般。

閒話少提，且說莫愛德離開巴黎，曉行夜宿，冒着砲火，越過了兩道防線，沒有幾

天，回到伏稜尼亞，過得河來，已是晚上十二點了。那晚適遇大雨滂沱，天黑地暗，他只得藉着閃閃的電光，踏着花崗石的石階，走到他那座古堡似的「伯爵邸第一」的門前，在門上輕輕敲了幾下，那時老人家尤捷夫還沒睡着，以爲青年男僕出外胡鬧回來，開了大門，正想罵他一頓，猛然看見莫愛德淋得水雞一般，站在門外，不禁嚇得呵的叫了一聲，倉皇走到樓上，報告柳維絲去。柳維絲當時也絕對沒有料到丈夫會突然回家，連忙披上一件繡花便衣，走出房來，果然看見會客廳裏，站着一個士兵打扮的男子，正在解卸肩上的包袱，若不是他走過來，親熱的握住她的玉手，她簡直不敢承認他是自己的丈夫了。那時莫愛德也好像自愧形穢，不敢冒昧吻她豐滿的朱唇，只寒暄幾句，便輕輕將她推開，走進浴室裏去，足足在裏面消磨了一個多鐘頭，才梳洗乾淨，恢復了本來面目，回到妻子的房裏。

久別重逢，柳維絲滿以爲莫愛德至少也會溫存一番，不料他開口就問她的貴重手飾存在何處，叫她一顆熱烘烘的心，立刻冷了一半，嘆道：「愛德，你真奇怪，剛剛到家，不問我這三年怎樣過活，第一句就問起我的手飾來！」莫愛德道：「維絲，你不知道，我們名下雖有九萬頃的田地，一千六百頃的森林，以及農莊磨坊皮廠畜場不計其數，但現在戰爭烽火，隨處都是，這些財產都有危險性的了！所以我急於估計一下，我們究竟還有多少現成的資金呢。」柳維絲道：「媽媽說過，我陪嫁的手飾，值十七萬左右，至於你給我的鑽石手飾，價值多少，你自己知道。」莫愛德點了點頭，口中囁咕計

算起來，說道：『維絲，我們全部財產，已不過一百萬金圓了，不過比沒有還強！』接着，柳維絲說起家裏住着的兩個德國軍官來，她說：『爸爸和史蒂芳主張請他們來的。一個姓莊，是個貴族，人品還好，另一個姓史的不行了。』莫愛德聽說，頓心頓時繃了起來，說道：『他們的人品怎樣，我倒不管，不過他們是德國軍官，我在法軍裏面做事，大家相見，究竟不便，橫豎我明後天要上華沙一趟，待我回來再說罷！』柳維絲道：『你離家幾年，好容易才得回來，又匆匆上華沙去幹嗎？下月初旬，就是我的生日，我要你在家，好好熱鬧一下。』莫愛德道：『對，我倒忘了！到那一天我們把本縣有名望的人，都請了來，可是你還得設法應付那些德國人，別叫他們知道我已回家才好。』柳維絲道：『史蒂芳自有辦法應付他們。時候不早了，我們睡吧！』莫愛德點頭，突然又說：『哦，我竟忘了，明天早上，叫人請葉洛寧神父來，我有話跟他說。』柳維絲眉頭一縐，嘆道：『明早你該和我靜靜消磨幾個鐘頭，又叫他來幹嗎？』莫愛德道：『有人托我帶個口信給他，所以我要跟他談談。』

一宿無話，次早柳維絲起來，吩咐尤捷夫去請葉洛寧神父，又對她的貼身女僕海拉說道：『我今天身體不大舒適，不必進來收拾房間，其他的人，也一概不見。』說罷，回到房裏，莫愛德已經起牀穿衣，忽然聽得房外有人低聲嬉笑，史蒂芳罵道：『莫烏拉，你早該學得規矩一點了！』柳維絲悄悄瞧了莫愛德一眼，說道：『我已說過身體不大舒服，可是他們仍舊來了！』莫愛德道：『你趕快把他們送走吧，我且到書房靜坐一

會。」說着，走進書房裏去，這邊史蒂芳和莫烏拉已推門進來了。史蒂芳嘆道：「怎麼了？聽說你不大舒服，我看……」可是話猶未畢，莫烏拉已像滑冰似的，走到柳維絲跟前，拉住她的玉手，說道：「喂，你一點不像害病，定另有別情！」柳維絲向來討厭莫烏拉，今見他挖苦自己，便冷笑道：「正是呢，可惜你們遲來一步，不曾發見我的秘密！」史蒂芳看見柳維絲認真起來，忙道：「姊姊，饒了他吧，我們這小叔子拿去上學的錢，都白費了的，他老是那麼瘋瘋顛顛，沒有半句正經話。」莫烏拉碰了釘子，自己也覺沒趣，便一屁股坐在對面沙發椅上，支吾說道：「我原不想到來打擾，只因斯泰哥哥有信回來……」史蒂芳聽着，連忙拿出莫斯泰的信來，和柳維絲同看。信中大概寫着，他在半月之前，曾去看過渥倫斯克的莊園，那裏的房子和穀倉，已給農民們拆掉，牲口和機器，也給拿走了。同時，他在信裏還提到加里西亞的莊園，恐怕也已不保，把史蒂芳急得只管頓腳。莫烏拉道：「哥哥也太客氣了，假使碰在我的手上，起碼也把那些種田的忘八，絞死一半，才肯甘休！」柳維絲道：「亂打亂殺，也不是辦法。」正說着，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僕進來說道：「老太爺來了。」柳維絲等連忙出房迎接，莫格利已扶着傅蘭琪一拐一拐走進門來，坐下蓋好毯子，噤咕說道：「真要命，秋天一到，就渾身骨痛起來！你們在看什麼？」史蒂芳道：「斯泰寄來的信，他快要回來了！」莫格利聽說，不禁驚訝起來，問道：「他說部隊要調回來麼？唉，要是德國人放棄烏克蘭，我們就糟了！紅軍就跟着來了！」莫烏拉覺得父親的胆子太小了，馬上噤了

一聲，說道：『得了吧！爸爸，目下烏克蘭駐着三十萬德國軍隊，難道還怕那些烏合之衆？』莫格利道：『你懂得什麼？兵敗如山倒，我一想到這樁事情，就覺得害怕！唉，如果德國這枝力量不在這裏，我們就立刻完蛋了！』莫格利說着，氣喘吁吁的咳嗽起來。柳維絲乘着這個機會，走到窗前往外瞧了一眼，看見葉洛寧神父的車子已到，恐怕他從正門進來，給大家看見不便，連忙對着大家說道：『史蒂芳且陪爸爸一會，我就來的。』說罷，徑自下樓。這時葉洛寧神父已至走廊下車，看見柳維絲倉皇出來，對他丟了一個眼色，心裏早已會意，便默默跟着她走，直往莫愛德的書房。柳維絲領他上去之後，仍回原處，和史蒂芳等閒談聊天。

葉洛寧神父，年方四十左右，長得身材高大，面目猙獰，舉動粗魯，言語狡猾。原來他在妖僧拉斯蒲丁把持朝政，摧殘革命的時候，還是一個手染鮮血的幫兇，後來拉斯蒲丁給政敵刺死，他也站腳不住，才逃來伏稜尼亞，當神父的，不過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到了這裏不久，他又暗暗的勾結當地的土豪劣紳，施展那欺窮壓弱的手段了。可是莫愛德和他還是初次見面，二人寒暄了幾句，莫愛德便將馬利尼樞機的介紹信取出，雙手送上，說道：『以後希望彼此多多合作！』葉洛寧神父一面看信，一面說道：『是的，是的，樞機大人吩咐鄙人多給閣下幫忙，以後凡有差遣，只管吩咐就是。』莫愛德道：『不敢，好在我們要做的事，就是教會的事，閣下幫我的忙，也就是幫了樞機大人的忙。』接着又將德奧快要崩潰，共產黨必然到來，和他們打算怎樣組織新軍，阻止革命

潮流西進等事，說了一番。葉洛寧神父說道：『目下紅軍實力雄厚，如果沒有國際援助，不可輕敵。』莫愛德笑道：『不錯，如果沒有國際援助，難道我會白白回來送死？不瞞閣下，我是法國政府支持的。』於是再把英法日本帝國主義打算怎樣封鎖蘇俄的陰謀，說了一番，他說：『英國海軍已決定封鎖波羅的海了，它的陸軍，也可能佔領北高加索、巴庫、中央亞細亞等地。日本已佔領海參崴，向西伯利亞推進了。法國快要佔領敘德薩。我們現在活動，正是時候。』莫愛德又道：『樞機大人托我轉知閣下，希望施胆去做，他已決定保薦閣下當本教區的主教了，當然白納迪主教也調個更好的位置，你見到白主教，代我問候一聲。』葉洛寧神父說道：『既然這樣，樞機大人也是支持閣下的了。』莫愛德道：『一點不錯，不然，他怎會介紹我們合作呢。我明後天就上華沙開會去。這個時期，請閣下在教區裏，召集一個會議，向同事們解釋這次起事的意義，並且發動他們在傳道的時候，替我們宣傳，如果他們給官廳抓去，我會拿錢去贖他們出來的。此外，你還要跟本地的政客們聯絡聯絡，他們的頭子是什麼人呢？』葉洛寧神父說：『是波蘭社會黨的斯立德律師。』莫愛德道：『呵，原來就是那個大滑頭，當心他出賣了你！』葉洛寧神父笑道：『無論他有多大本領，也不敢跟我作難！』莫愛德道：『那好極了！你就分頭活動罷！我這次會從華沙帶來幾個退伍軍官，安置在可靠的人家裏面，專搞軍事，總之，成敗在這一舉！』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工匠還鄉主持革委會 司機獻計智取軍火車

話說莫愛德和葉洛寧神父，正在書房裏面，討論怎樣招兵買馬，建立反動武力，伺機起事，奪取縣城的時候，城裏又來了兩個人物，一個名叫史哥德，一個名叫拉耶夫。兩人是在路上認識的。不過史哥德的心裏，總覺得這個自稱自來水工匠的拉耶夫，就是他過去在國際聯隊服務的時候，曾有一面之緣的賀慕雷。可是，拉耶夫是否就是賀慕雷，下文自有交代，現在且說一說史哥德，究竟是個怎樣的人。

讀者也許記得莫格利父子，曾把管家婦傳蘭琪的丈夫，送到德軍前線，充當砲灰，三四年來，沒有音訊，大家都以為他已陣亡了。想不到他第一次作戰，就做了帝俄的俘虜，隨即送到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去，在那裏幹了三年年頭的苦工，直到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的時候，共產黨才解放了他們。後來開過了訴苦大會，他們便集合了一千多人，武裝起來，跟帝俄的白軍作戰。那時聯隊裏的黨委賀慕雷同志，跟現在路上認識的拉耶夫工匠，長得一模一樣，因此不由得對他欽仰起來。

至於拉耶夫呢，的確就是賀慕雷。他是本地地方的人，早年參加了革命工作，在十一年前，給俄皇的專制政府，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去，可是他那鐵一般的意志，和如火如荼的革命熱情，並不會因着一兩次的失敗，便心灰意冷的。他在寒風切骨的西伯利亞，仍舊不斷和專制魔王鬥爭着。革命以後，他也確在國際聯隊當過黨委，只是時間很短，

僅僅兩月便調到別的重要工作崗位去了。所以這次史哥德並沒有認錯了他，不過他是個非常謹慎的人，身上又帶着重要的使命，無論史哥德怎樣提起往事，逗他說話，他總是保持緘默，到了城外，說了一聲再會，便徑自進城，回到他一別十多年的老家去了。可是他回到寓所門前，看見門庭依舊，人面全非，過去棲息的地方，已成鞋匠工作之所，幸得一個名叫薩拉的小姑娘，將他帶到他妻子現在居住的地方，才知愛妻鮑雅德，健存無恙，正在一家縫紉工廠工作；兒子賀猛德，也已一十八歲，長得英俊非常，跟他自己年青時候一般無二，心中稍爲安慰了一點。夫妻坐下，談了一會別後的生活，鮑雅德又和薩拉上工廠去了，留下他在這裏，和兒子面面相對，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。他想到：『兒子是長大了，可是自己對他，不論思想行爲，都一無所悉，今後應該把他當作一個同志呢？還是當作一個外人？如果這點不弄清楚，那麼對於將來的工作，會有很大的不便的。』他想着，又瞧了兒子一眼，說道：『孩子，這十多年來，你們娘兒兩個怎樣過活的？坐下來跟我說說。』賀猛德聽了父親的說話，連忙在桌子旁邊坐下，不知所措的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『爸，我該從那裏說起呢？』賀慕雷看見兒子偏促的情形，立刻覺得他的問話，太沒有邊岸了，便問：『你現在唸書麼？』賀猛德說：『沒有，我在市立小學畢業，已經三年了。本來媽媽晚上想去做活，多掙點錢給我唸中學，可是我不答應，因爲她太辛苦了。後來我就上巴蘭凱的糖廠工作……』賀慕雷說：『是麼？那麼你今天不上工廠去，大概是爲了我了？』賀猛德忙說：『不，我不在那裏工作，已經好幾個月

了。』賀慕雷驚道：『爲什麼你不上那裏工作的呢？』賀猛德生怕父親責罰，不安的動了一動肩膀才說：『我……我是被他們開除出來的，他們說我合夥打劫工廠……』賀猛德說着，看見父親雙眉陡的一編，覺得事情壞了，連忙解釋道：『可是，爸，他們是誣蔑我的，我們沒有打劫工廠，不過要求他們發給積欠的工錢，你想，整整半年了，沒有發過一個銅板！』接着他就把當時工廠工人，怎樣推選他們代表，向巴蘭凱交涉，和巴蘭凱怎樣蠻不講理，侮辱代表，以致引起工人們的義憤，一致奮起，包圍了辦公廳等事情，詳細說了一番，看見父親捋着花白的鬍子，聽得入神，胆子才大了，把聲音提高了些，說道：『噯，事情漸漸大了！德國鬼子的警備隊來啦，可是我們立刻把他們的武器繳下來了。』賀慕雷聽到這裏，問道：『把他們的武器繳下來了？』賀猛德道：『不錯，我們繳下了他們的武器，還奪下了一挺機關槍，強迫他們付了工人的工錢，款子不夠，每人發給沙糖兩袋，不料正在這時，巴蘭凱那廝，悄悄打電話給鬼子的騎兵隊長，莊年堡便把他中隊的騎兵，都開過來了！我們的人，也有許多當過兵的，就拿那挺機關槍，跟他們幹，足足打了三個鐘頭，他們也近不得糖廠，後來，子彈打完了，大家才跑開了。』賀慕雷焦急的問道：『那挺機關槍呢，也丟了麼？』賀猛德說：『不會，我們把它藏到一個可靠的地方去了。』賀慕雷聽了，心上高興得很，暗想這孩子有胆有智，絕非無用之輩，因道：『好極了！孩子，有便的話，拿你們那挺機關槍給我看看吧。現在，我的肚子餓了，有什麼好吃的嗎？』賀猛德道：『有鹹魚，待我去拿來。』他便迅

速的走到廚房裏去，拿出鹹魚醬瓜麵包等物，放在桌上，父子二人吃着。賀猛德這時才悄悄端詳了一下他父親，看見他身材高大，膂力充沛，渾身都表現出無比的堅強和魄力，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，心裏暗暗的欽佩起來。

自從這天以後，賀慕雷每天清早出去，依次尋訪當年一同從事革命工作的同志，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找了出來，組織了一個革命委員會，主席一職，當然由他擔當了。他每天出去，兒子都遠遠跟隨在後，小心翼翼的衛護着他，使他減少了許多後顧之憂，工作進行得很快。一天早上，賀慕雷在城外鐵道技師寇伐洛的家裏，召集了機車火夫楚保特，鍾工沙伯利，司機羅卑科及醫生麥鐵斯等，舉行會議。首先由楚保特說了幾句介紹的話，賀慕雷便開始說道：「同志們，地方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了，我們已經有了黨的組織了。」這時羅卑科態度拘謹，坐在屋角裏，隨便問道：「革委會裏，都是些什麼人呢？」賀慕雷笑道：「請你放心，他們很可靠，很有經驗，都是身經百戰的革命戰士們。我們人數雖然不多，僅有三十七個，可是，只要配合外圍的革命羣衆，好好運用，是足夠應付的。」他說到這裏，稍稍頓了一下，又接着說道：「據最近兩天的情形看來，德國鬼子是準備走了，可是，那些波蘭的叛徒們，却已四出活動，招兵買馬，打算乘機搶奪縣城，把政權拿到手上，替代德國鬼子來壓迫我們呢。」鍾工沙伯利聽說，恨恨的罵了一句他媽的，正想說話，但賀慕雷却繼續說道：「現在我們還是赤手空拳，沒有辦法去打擊他們！所以我們必需加緊活動，把鐵道工人和糖廠工人，都鼓動起來，參

加我們這次的鬥爭，別讓那些匪徒們一旦得手，騎在我們的頭上，那時就不大容易鏟除了！」楚保特聽了賀慕雷的報告，心裏也急了，就從舊木凳上跳了起來，揮動碗大的拳頭，說道：「賀慕雷說得很對，要是那些匪徒得手，以後可不容易鬥爭他們了！不過，我們沒有武器，光用拳頭，是不濟事的呵！」羅卑科聽到武器兩字，兩隻大眼睛頓時活潑轉動起來了，說道：「如果光是武器，那倒容易到手。」衆人聽說，立刻向他瞧去，羅卑科道：「在七號鐵軌上停着的那輛貨車，裏面全是裝着步槍的箱子，我親自看見德國鬼子裝上去的。」賀慕雷高興已極，不由得將桌子一拍，說道：「行！可是，我們還要弄槍彈！」楚保特道：「槍彈多着，鬼子的倉庫裏面，槍彈堆着，人也可以埋得起來。」沙伯利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就該趕快動手了。好在晚上沒有月色，乘黑夜裏，把貨車倒到水塔旁邊，卸下槍枝，誰也不會看見。」賀慕雷道：「對，我們今晚就辦！」自然大家都同意了。開完了會，賀慕雷回到城中家裏，方才坐定，忽見史哥德慌慌張張，走了進來，埋怨道：「你到那裏去來？我找了你半天！」說着，便在賀慕雷身邊坐下，四面張望了一眼，低聲道：「局面緊張起來啦！」賀慕雷說：「你聽見什麼消息沒有？」史哥德說：「莫愛德從華沙回來了，昨天是他妻子的生日，家裏開了一個盛大的舞會，把縣裏的要人都請來了，全是葉洛寧神父給他拉攏的，葉洛寧神父，你知道麼？就是……」但賀慕雷却打斷了他的話頭，問道：「主要的是那幾個？」史哥德說：「沙莫依親王，巴蘭凱，白納迪主教，縫紉廠長史立曼，商業銀行的經理馬海耳，此外